

聞見前錄

卷一
卷九



邵氏聞見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

先君子嘗曰吾自爲童子奉康節公凡杖於左

右多閱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
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
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
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爲之序紀述
甚廣嗚呼國以典刑爲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
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
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
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

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淡然無甚好唯喜
著書此書獨晚出雖客寓疾病中筆削不置其
心可悲矣先君旣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
褒揚甚備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
其遺書旣成於絕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爲次
第二十卷并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
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爲史官
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

聞見錄片 二
修以出之嗟夫先君已矣則是書也尚有取焉
仲子博謹序

河南邵氏聞見錄前卷第一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太祖微時遊渭州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
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
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
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
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

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澶
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
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
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
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
澶州之行帝卽位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諸
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
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

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
曰涿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
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
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
都僧錄歸洛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
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烏乎聖人居草昧之際
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議及對帝之言自有理
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政
通愚復將士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
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
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
匿他州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
詢如此奈何太祖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
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
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

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
呼趙普為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
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
中丞馬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
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
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
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繇是薄其爲人
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
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
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
普自唐季以來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
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定長久之

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



人之福也唐


季以來戰爭不息家

無他節鎮太重

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
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
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
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
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
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

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以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所以慰撫賜賚甚厚

或與之結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

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深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

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布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烏乎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至貞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烏乎以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而已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畱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

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
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不
追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
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
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
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旣醒帝撫其背以
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
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
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
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
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
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嘗膳親享畢顧近臣曰
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
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太祖皇帝其於
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

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旣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卽墳爲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旦曰吾能服天

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卽以佩刀刺之旣而悔曰
吾爲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
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塲大木一章造器用帝
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
至今在半枯朽不動烏呼太祖於一木不忍暴
用以違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爲殿前

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
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
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
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
婦樂氏辭帝曰汝爲吾婿吾將更嫁樂氏以御
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秦國大長公
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
審琦歸鎮七年率先諸鎮納節以使相薨追封

秦王諡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烏呼太祖駕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灑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生子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權

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遂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

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鱠帝乃安旣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虜所須卽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

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真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幃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命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頻文定至霑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卽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大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

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

外臣敢以爲言官家亟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叅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帝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

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叅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

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衆僧各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

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祀南郊回坐金輦中日初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真天人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菱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

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爲宰相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遇貴妃先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尚如此可謂聖

矣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牒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詆毀云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卽長鳴不行

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歎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爲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卽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卽肯首不卽搖首而時和歲豐百歲安

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相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相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仁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尚

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用和本衛人以避事客
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
兆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未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
蠱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留
其釧復遺以物爲驗遂稱有娠旣踰期不產按
驗皆蠱之詐得其釧於佛閣土中乃蠱自理也
翁氏削一資杖韓蠱配尼寺爲童初執政請誅

之光獻太后曰置蠱於尼寺欲令外人盡知其
詐若殺之則必謂蠱寔生子也英宗初載光獻
后垂簾同聽政其決事之明類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到
洛伯溫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
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時舅氏
王元脩自京師過洛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
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

聞見前錄 七
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劔州普安知縣行
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載白紙行哭烏乎此所
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京師父老知其爲
仁宗女也隨其車咨嗟泣涕元祐中北虜主謂
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
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爲報自仁宗升遐本
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蓋虜王爲太子時

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
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
日惟盟好是念生靈是愛故虜主感之嗚呼帝
上賓旣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
無也

英宗山陵有輦官畢達哭慟於仁宗永昭陵下曰
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
達暴卒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嘗爲三陵塚寨年踰九十坐丁謂
移永安定陵皇堂事羈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
物多驗亳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
忽歷遍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
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未
安地吉宜徙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
凡所全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安昭陵旣成
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
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
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
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
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英宗於仁宗為姪宣仁后於光獻為甥自幼同養
 禁中溫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還本宅
 溫成薨而竟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吾夫婦老
 無子舊養十三英宗滔滔宣仁各以長立朕為
 十三后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時宮中謂天子

娶婦皇后嫁女云蓋仁宗光獻以英宗爲子聖
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爲皇
子入謝帝與后適御後苑迎曙曙英宗諱亭帝謂后
曰豈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
夜一更遽索藥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
醫投藥已無及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
曰此際宮門不可開但以密敕召兩府黎明入
又三令闈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望旦兩

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
敢當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以黃衣命翰林學
士珪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從容曰大
行皇帝在位幾年珪乃能草詔英宗卽位數日
有疾執政大臣請光獻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
退久之乃從則光獻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
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獻之禮甚至迨光獻之崩
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

人流涕也韓魏公薨其子孫傲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讒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又言太后曾問漢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謂英宗復在舊邸魏公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是好夢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照管謂神宗后怒

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對大臣泣訴英宗語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臺諫有章乞早還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檟張大勲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父祖於不義也王巖叟者父子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遺事一編其記魏公言行甚詳至論光獻權同聽政事

亦爲欺誕謂太后還政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
衛帝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又謂魏公對太后曰
自家無子不得不認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
不得立旣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
下貴爲天子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爲稱
反惜儀衛末禮有無獎縱母后之語於英宗孝
德不無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
無子而令認業爲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於跋

扈老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爲門
生皆繇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也
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嘗論英
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之者司馬溫公
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公辭戶部
尚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疏乃天下之
公言也具書之以俟史官採擇

英宗卽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

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
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
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
猶未轉御幃尚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爲樞密相
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安懿
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
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

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
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
先錄臣之小勞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
屬與陛下親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爲子者以
陛下孝德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
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
仁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
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

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
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
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
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於富公者乎
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也富公皆不
祭弔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至
此祭弔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
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仁宗
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愍賢寺溫成張妃墳
院也寺中有溫成宮中故物素朱漆牀黃絹緣
席黃隔織褥帝御飛白書溫成影帳牌纔二尺
朱漆金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
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紬烏乎恭儉之
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
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言帝曰無

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幃賜白金百兩烏乎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爲家法如此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鏽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

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真宗咸平景德間爲盛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之棚車鼓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定間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此風矣元昊旣稱臣帝絕口不言兵慶曆以後天下雖復太

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烏乎仁宗之兵應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爲仁歟神宗開穎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諸公一日侍神宗二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其翊贊之功如此故穎邸賓僚號天下選云

神宗初卽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爲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卽位銳意求治初用呂溱爲翰林學士爲開封府溱死又用滕甫爲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誇示於人或見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爲揚上之短上

怒疎斥之以爲逆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卽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高

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穎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卽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旣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紛然矣

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它事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

帝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溫公嘗私記富韓公之語如此而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以王安石爲聖人然亦書慈聖光獻后宣仁聖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爲言安石變亂天下已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雖其黨竟不能文耶

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刪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託聖子者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傅王安石不預也烏呼聖矣哉神宗元豐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會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罷侍中爲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陞辭先是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富韓公王叅政堯臣共乞立英宗

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乃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官其子宗道爲承事郎潞公力辭兩鎮止受食邑劉沆贈太師中書令堯國公子僅自祠部員外郎爲天章閣待制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忠子國老自水部員外郎克祕閣校理富公進司徒子紹京除閣門祗候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

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辭官今日潞公以下皆遷某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潞公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禮復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國遂親征大遼御營兵甲器械旗幟皆備分河北諸路兵逐將置保甲民兵諸路騷動一日帝衣黃金甲以見光獻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脫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樓

櫓后亦不許但以庫貯於諸門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

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爲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

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姪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豈敢如此嗚呼后之言其肯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謗毀靡所不至天下寃之其詳伯溫著之辨誣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
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
遣太嘗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爲使忱對
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
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

問見前錄
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
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
蹙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
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公大忠爲副
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
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
對資政殿論難之久帝曰凡虜爭一事尚不肯
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爲朝廷固惜

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相
來卽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
求關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六忠曰
陛下旣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安可啓其漸忱
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
皆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鹽鐵判官大忠乞終
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
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

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
妄求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
詭辭不服又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
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詔故
老云云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
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
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妄弱豈無強梁
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

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
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
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且高麗
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
廷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
邊患而強取其地逮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
萬計所費不貲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
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澹灤向聞遣使部

兵徧置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曆慢書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諸州緣邊近裏城池工築並興增置防城之具檢視衣甲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

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

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聚財積穀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又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雖百端補救終求善法此所謂富國之術也又內外置市易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

無嘗官吏茫然不能詳記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今農怨於畎畝商旅歎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改過不吝聖人之德也而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快外示驕慢爾以陛

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強
劃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
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克新選
將官皆龕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
敵雖曹彬米信各德宿將猶以此致歧溝之敗
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
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嘗與北朝通好

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謀者所誤耳且
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
地不可持此造端贖累世之好未敦信誓兩絕
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
而罷去以釋虜疑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
民愛力 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天下悅
服邊備日克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虜果自
敗盟誓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

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疏曰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囉瓦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或以喪師或以獻馘卽時傳播四方而西師初舉便傳必復靈夏旣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然尋以探知彼復聞朝廷練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爲牽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將事機叅合此虜人所以先期造釁旣發爭端勢未肯已也

今釁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橫使再至事歸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日蹙雖款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造釁背盟也惟彼若萬一入

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興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或更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旣至此二邊警急數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靈爲念納汙舍垢且求安靜非萬全不舉此天下之願而臣之志也而又喧傳陛下決爲親征之謀中外聞之

心殞膽落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主事體絕異尤不可慨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初無實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疎略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成敗豈不灼然假令
■人■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力素強又有夏國嘴厮囉高麗黑水女真韃靼諸蕃爲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則繇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

臣竊謂因今橫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凡爲武備乃中國嘗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壞又恐是姦人走作妄興鬪謀因此互相疑貳養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如朝廷更有可說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如不的卽遣報聘者於戎主前且道

此意庶幾一得必有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方成國計既有憑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强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更望陛下兼採博訪不宜專聽一偏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實事聞而誤國家大計臣所以及此者竊聞去春久旱陛下時降手詔許人極陳時政得失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

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陳爲意而優容之及今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結舌下情不能上達朝政莫大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早令天下受賜也文潞公曾魯公疏皆主不與之論皆乞選將帥利兵甲以待敵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翕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韓公承荆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

愧也議者爲朝廷惜之烏乎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使帝
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

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除穎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覲幸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

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

爲之主曾布爲右相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嘗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

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義士
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卽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哲
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時
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
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溫曰元祐皇后之言
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不然禮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於哲宗母
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
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繼
姦臣曾布蔡京用事朋黨之禍再作元祐后竟
出居舊宮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師逼上
皇淵聖帝北狩宗族盡徙獨元祐后以在道宮
不預虜退羣臣請入禁中垂簾聽政以安反側
至上卽位於宋幸維揚虜再犯幸餘杭后於艱

難中輔成上聖德爲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視
朝者累日下詔服齊衰謚曰昭慈聖獻烏乎后
逮事宜仁聖烈太后其賢有自矣至於廢興則
天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
曰陛下卽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
用兵二字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
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

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大遼
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
劉彝知桂州沈起爲廣西路安撫使以窺交趾
二人不密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
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
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搗
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
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

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餓饑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卽位欽聖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召范忠宣公於永州虛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爲左僕射安燾有時望方服母喪乃拜曾布爲右僕射次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仙布爲山陵使布與內臣劉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

紹述以迎合上意布還朝與忠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右丞范公純禮爲人沈默剛正數以言忤上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樞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爲然遂罷蓋誥嘗以劄子求此官於上上稟皇太后后曰王誥浮薄果使爲之則壞樞密院駙馬都尉王師約在先朝爲此官稱職可命之上從王誥所納劄子批除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皇太后后之意也布

妄言出於范右丞以激怒誥誥信而恨之後誥因館伴大遼使妄稱范右丞押宴席間語犯御名辱國右丞不復辨以端明殿學士出知穎昌府自此忠彥之客相繼被逐矣布專意紹述盡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懦而無智旣怨布乃曰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忠彥竟不能安其位罷去布獨相臺諫官陳瓘龔夫輩多賢者

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
知樞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罷相京師起大獄治
布贓狀貶布白州司戶叅軍廉州安置布之諸
子及門下士皆重責蔡京爲之也韓忠彥亦安
置於河北近郡尋聽自便京陰報其薦引之功
云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
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
貶太子少傅居蘇州上用張商英爲右相商英

無術寡謀貌視同列間言並與上不樂罷之京
密結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虜主問蔡
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時何執中已爲左相乃
拜京太師謂之公相總三省事童貫既引京自
欲爲樞密使京止以爲太尉節度使陝西宣撫
使貫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師致仕上命鄭
居中爲相居中丁母憂 余深皆鄙夫小人無
足言又相王黼黻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

獨任結大金滅大遼取燕雲事置經撫房樞密院皆不預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黼後以太傅致仕猶領應奉司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儼薄庸懦無所立蔡京以盲廢復出領三省事用其子條爲謀主條與其兄相仇條敗京復致仕宣和七月上郊天罷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位於淵聖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

鄴李稅鄭望之使虜割三鎮爲城下之盟虜退李邦彥罷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北狩今上卽位於宋幸維揚渡江幸餘杭嗚呼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於天也具載之以爲世戒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冊故書
 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為鄧州節度使
 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
 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雜陸宣公論
 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

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船糧草及詳教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繇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稍尅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爲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

唯彼蕃戎豈爲敵對遷徙烏舉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追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

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
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
長書及唐玄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
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
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是
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卽不同量彼是非必然
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
謹具逐件如後

云云

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

位幸遇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
青霄非絲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
私何啻於車魚報效不如於犬馬粗懷性識嘗
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旣不能獻
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微誠書章上奏
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
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
則何異爲鼯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

聞見前錄 三
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尤難入手更向失
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垂興於詳
酌臣又聞聖人不疑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久則慮易
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
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
晚恐失機宜而况旬朔之間便爲一月竊慮內
地先困邊廷荒涼北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

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與沮衆之
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繇竊以暮
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
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德早議抽軍聊
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
和寢饍惠養疲羸長令戶外不扃未使邊烽罷
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旣四夷以來王料
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

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萬全
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
獻佞事久陽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
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嘗憂敗事得之
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
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
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旣不知頭主無以指射
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

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
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
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哲臨終尚能
屍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
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
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誅
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
更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

懇憂國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營之至其劄子
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竊見當州管界承前
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
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
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
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量每斛雇召
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
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

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費牛
十間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
仍如善誘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
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衷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
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
辨其真虛又難行於本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
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劫糧草及
令尋勘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

聽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何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乞聖慈平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廣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爲詞曲中聖旨不審戎情上下幽州俱致其生

宿照臨外處不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費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竊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况補闕拾遺合專司於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繇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愆責何戒後來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三班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

便思僥倖雖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毀譽生心
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
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爲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
多非允當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
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同軍不同
閒事必料曹使沿邊相度往返叅詳不知能有
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誅
罔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消媚

佞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一唯有勾抽
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鬪志一則彼有讎心而况
契丹懷禽獸之心恃胡馬之力垂慈恕捨却慮
追奔須作隄防免輸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
成算遐宣睿謀但令硬弩長槍周施禦捍前歌
後舞小作程途縱逼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
尋達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
夫歸舍重爲樂業之人是知多難興王已垂芳

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嘗思發跡之繇實有殊嘗之幸其於際遇近代無倫伏自宣宗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喚至牀前念以傾心皆曾執手溫存撫諭不異家人惟懷竭節盡忠以至變家爲國慙虧德望有此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後再入中書蒙二聖

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繫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開啓沃罔避危亡蓋緣每認陛下本是天人暫來人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嘗隆萬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卽因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奸人願不容於首惡興言及

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
意切不覺辭煩冒犯宸嚴不勝戰越其疏與國
史所載大略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於此
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

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
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
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
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

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
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故有是奏帝下
詔褒其言烏乎中令從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
燕爲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結女真
滅大遼取幽薊之議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
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
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

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葉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

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國初趙普中令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挺於通衢李沆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

者一切不用曰以報國耳嗚呼賢相思慮遠矣
至熙寧初王荆公爲相寢食不暇置條例司潛
論天下利害賢不肖雜用賢者不合而去不肖
者嗜利獨留盡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然以致
今日之亂益知趙中令李文靖得爲相之體也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如何唐太宗衆人皆曰陛
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獨無
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

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溫公資治
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焉者
神宗可謂無愧於太宗矣至召見王荆公首建
每事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荆公與其黨始務爲
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爲不足法况唐之太
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
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

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太祖旣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一日黃中按行府第見庫舍扃鑰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巨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祖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

冒禁盜之况此亡國之遺物乎贈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唐相昉四世孫也年七歲以童子舉及第李文公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十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至太平興國中遂叅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謂其母曰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嘗

記之也黃中之孫種民者元豐中爲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鍛鍊故相陳恭公執中之子世孺與其婦獄至極典天下寃之又以蔡確風旨就府第問同知樞密院呂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庭下問世孺妻呂氏請求事以枷捶脅之希純等曰呂氏因樞密之姪嘗以此事來告樞密樞密不語垂涕而已竟無以爲罪神宗知之怒曰元無旨就問呂公著賈種民小

臣輒敢凌辱執政特衝替黃中之後衰矣

賈黃中字媯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贈詩或云竇儀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爲采訪使江南平知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宗益重之除給事中叅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

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有文集行於世三十卷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

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祔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

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

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
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
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
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
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
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
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籛條與戚施舉世重
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

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
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
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
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
孫之戒

僧海妙者謂余言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時
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斫膾其
脩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秘書少監移

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屨行山中觀村民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爲晉公也公與海妙相別曰吾不死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大臣公無疾沐浴衣冠臥佛堂中而薨

元豐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隨丁晉公至朱崖頗能道當時呼問之老人曰公自分司西京貶崖州某從行至龍門南彭婆鎮公病瘡夜遇盜失物甚多至今有玉椀在潁陽

富家盜所質也至崖州久之某辭歸公授以蠟丸戒曰後西京知府與會府官卽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欽若也對府官得之不敢開遽以奏乃自陳乞歸表也其中云雖滔天之罪大察立主之功高繼有旨復祕書監移光州嗟夫任智數者君子所不爲也世謂丁晉公王冀公皆任智數如老人之言則晉公又出冀公之上矣

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爲

歌詩畢士安作州從事亟稱之長益能文有場
屋聲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召試相府擢右
拾遺直史館因北戎犯邊獻書建和議太宗賞
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與
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
多所是正進左司諫知制誥因論徐鉉爲人誣
告內翰辨其非罪責商州團練副使尋召入翰
林爲學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於故燕國

長公主第羣臣不爲服內翰言后嘗母儀天下
當遵用舊禮罪以謗謫知滁州真宗卽位以直
言應詔召爲知制誥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
相論不合又以謗謫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
平生大節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曰篋中記
自敘甚祕蓋曰吾太祖皇帝諸生也一代之事
皆目所見者考於國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嚴
重少言酷不有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

間有奇書不恡千金以求之顯德初從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織人譖於上世宗曰趙某自下壽州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籠篋數車遽令別入行在面開之無他物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召上諭之曰卿方爲朕作將帥辟土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委任嘗恐不迨所以聚言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史曰上

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彥環等獻中央之服立上爲天子請登馬南歸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謂諸將校曰我有號令能稟之乎諸將皆伏地聽命上曰爾輩自貪爵賞逼我爲君今入京師不得輒恣劫掠依吾令卽當有重賞不然則連羣撥隊有斧鉞之誅諸將皆再稟命戎馬遂行旣入國門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聞上至皆大恐將謂循五代之弊縱士卒剽掠

既見上號令兵士卽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無搔擾衆皆大喜又聞上驛前誠約之事滿城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強制天下未有德信黎庶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有愛民之心吾輩老矣何幸見真天子之御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上踐阼豁達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繇是諸路節將懷德畏威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廷亟召亟至皆執

藩臣之節甚恭識者知至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爲多上初自陳橋卽帝位進兵入城人先報曰點檢上時官已作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

安臥不答晉王輩皆驚躍奔走出迎

晉王後受命是爲太

宗斯須有上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兒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頃上至見后於堂上衆皆賀之惟后愀然不樂上甚訝之左

右進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爲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爲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於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或失馭則欲爲匹夫不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教又曰乾德開寶間天下將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猶以爲多又宮殿內惟掛青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御衣止

赭袍以綾羅爲之其餘皆用純絹晉王已下因侍宴禁中從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上雖貴爲萬乘其不忘布衣時事皆如此又曰開寶末議遷都於洛晉王言京師屯兵百萬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贍養之若遷都於洛恐水運艱阻闕於軍儲上省表不報命留中而已異日晉王宴見從容又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洛未已久當遷雍晉王叩其

旨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
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
德不在險上不答晉王出上謂侍臣曰晉王之
言固善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又曰
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內臣有五十餘員止令
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
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天
下以爲幸開寶末差內臣禱名山大川俄有黃

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以爲異而獻之
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爲命碎其石仍杖
其黃門逐之不受內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
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闕自晉
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餘封請留俶
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今又委質來
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
示信於天下也奏俱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幣

名馬之外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角付俶曰候至本國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嘗安健公則嘗有東南他人卽不可也俶感泣拜謝而去俶至錢塘開把中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下請留牋章五十餘封俶大驚以表稱謝上存心仁信類如此烏乎王內翰前輩諸公識與不識皆尊師之曰古之遺直也伯溫晚生得其私書於海內兵火之餘取可傳者列之

李文定公道爲學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文定携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文定以狀元及

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後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云

寇萊公旣貴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曰太夫人捐館時家貧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不及

公之今日也公聞之大慟故居家儉素所臥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笑曰彼詐我誠尚何愧故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後虜使在廷目公曰此無宅相公耶或曰公頗專奢縱非也蓋公多典藩於公會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甌石之儲嘗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余得於公之甥王公丞相所作公墓誌公遺事如此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村人作願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飡文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拄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卽

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

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道者其異人乎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薛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

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搏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練無

出於此琪等稱歎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後賜號爲希夷先生真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嗚呼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

倫風鑒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於先生之細者尚以比漢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陳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聳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

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相嘗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

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旣上表定日解化於華山張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敘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嗚呼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壚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

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
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老
僧者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
退步神仙不遠矣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
尊禮云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
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
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
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
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
政事時西北二方未平羽書邊報無虛日上旣
宵旰二公寢食不遑文正公歎曰安得及見太
平吾輩當優游矣文靖公曰國家有強敵外患
足以警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浸滿未能高拱

無事其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知之無深念也
及北鄙和好西隣款附於是朝陵展禮封山行
慶巨典盛儀無所不講文靖已歿文正旣衰疲
於贊導每歎息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爲
聖相云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

室中與溫仲舒讀書

其室中今有畫像

有詩云八灘風

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

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
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溫仲舒第
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時一日行伊水
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
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
下臨伊水起亭以饅瓜爲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於洛今南州坊張觀文宅是

也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

病帝為幸其宅坐堂中

宅後歸張氏御坐人不敢居正寢

問曰

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

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

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文靖公亦受其術文潞公自兖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兖州墨攜以來明日潞

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薦潞公爲殿中侍御史爲從官平貝州出入將相五十年以太師致仕年踰九十天下謂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呂氏之門嗚呼盛哉

呂文靖公爲相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李宸妃薨章獻祕之欲以宮人嘗禮治喪於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聞禁中貴人暴薨喪禮宜從厚章獻遂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召文靖問曰一

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輦繇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

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毀頓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獻母道兩全文靖公先見之明也烏乎智哉

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
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參政出
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自謂此行欲圖報
於外文靖笑曰參政誤矣旣跬步去朝廷豈能
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未幾除資政殿學
士知鄆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富韓公亦自
樞密副使爲河北宣撫使將還朝除資政殿學
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烏乎文靖公旣老其
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絕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執政聞召
亟往呂文靖爲相使者相望於路促其行公按
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平待公
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文靖徐曰
陛下不豫久不視朝外議頗異臣待罪宰相正
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帝聞其言咨歎久之
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

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爲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烏乎文靖公者其智絕人類此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

案魚蛇水名在今寶州及眉州有神縣之問宋史作眉州眉山人

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修之物持歸爲一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州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

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爲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纘皆爲宰相維爲參知政事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曾孫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

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世爲婚姻不絕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慶曆三年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知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

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爲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公

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卽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師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爲布衣交及同賦長嘯却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爲賢從事其所立溫公自以爲不可及也烏乎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

樞密在席下厚卿苦癩疾凡聚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與文康公苦淋疾爲樞密使疾自平正同蓋人之疾病隨血氣之通塞氣血旣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士聞於朝徹去

可知也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爲博士聞於朝徹去
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移筠州監酒得疾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於朝乞師魯就醫於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挾醫以往調護甚備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師魯隱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開目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

魯從容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閉目而絕呂獻可病手書以墓銘委司馬溫公公亟省之獻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開目曰天下尚可爲君實其自愛遂閉目以絕烏乎大君子於死生去來不變蓋如此至於平生以道義相推重者獨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

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爲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懿恪早貴文忠自選入館職謫夷陵時懿恪已爲知制誥後入翰林爲學士盡轉八座尚書熙寧初拜宣徽使遍歷藩府元豐初召還赴院供職出判北京時賜笏頭毬

露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
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
之日也蓋祖宗舊制見任兩府許笏頭毬露金
帶佩魚前任者非得旨不許尚書翰林學士於
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元豐近制也惟方團勝
帶乃可佩魚毬露帶方團勝也故曰近制也文
忠與懿恪雖友壻文忠心少之文忠爲參政時
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
辰非曾任宰相老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
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呂文靖文忠主范
文正其黨不同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
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
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參會
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錢相
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

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都廳閒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下稱之又有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門生王復王尚恭爲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醮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爲

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隱君郭不知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

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庄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旣至乃錢相遣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

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爲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寇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脩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年已高若爲之動公偉之永叔後用沂公薦入

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謚求叔之力云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烏乎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時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髮帶銅鑄人面突圍陷陣往來如神震畏懾服無敢當者而識達光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爲范文正范忠獻韓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漢書曰爲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勵無怠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某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唐之忠臣

梁公者又或勸去鬢間字則曰某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忠獻家必拜於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郭宣徽達少時人物已魁偉日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飢卽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嘗酒家異之後亦以散直爲延州指使范文正公爲帥令主私藏端坐終日不出門文正益任之韓魏公代文正公宣徽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屢立大功進至副都總管治平中召爲簽書樞密院楊太尉遂微時爲文潞公虞侯吏每燕會太尉獨不食餘饌他人與之亦不顧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賞後官至節度使苗太尉授爲小官時客京師逆旅中未嘗出行同輩以爲笑後爲名將帥官節度使兩除殿帥四人者其功業智勇貧賤遇合略相似故并書之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

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爾兄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姓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任道司門爲先公云

余爲潞州長子縣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爲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爲業有兒年七八歲不能養欲施寺之祖師祖師善相謂曰兒相貴可令讀書因以錢幣資之是

謂文康公後公貴祖師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
康公最受寇萊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陽陶化
坊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
益柔益柔官龍圖閣直學士有時名孫慎言慎
行慎術俱列大夫皆賢從康節先生交遊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九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
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
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尹開封遣
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上京
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

國見前錄
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
館時晏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
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
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
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爲
諫官至知制誥宰相不悅故薦公以使不測之
虜歐陽公上書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
言宰相欲害公也不報公能使虜之君臣誦公

之言修好中國不復用兵者幾百年可謂大功
矣然公每不自以爲功也使回除樞密直學士
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公皆以奉使無
狀力辭不拜且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
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
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
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樞密
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帝俟公綴

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烏乎使虜之功偉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自言以爲功也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蘇內翰奉詔撰公墓道之碑首論公使虜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溫先君子隱居謝聘與公爲道義交獨爲知

慶曆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汎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虜意在測臣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旣行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命何仁宗召宰相

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
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
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
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
公忠直如此契丹旣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
史中丞王拱辰對曰富弼不能止夷狄谿壑無
厭之求念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
之乎帝正色曰朕爲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

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於
此天下幸甚烏乎吾仁宗聖矣哉拱辰蓋呂丞
相之黨云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
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
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二人俱該此恩希
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升平官至
寺丞此法至今行之烏乎爲宰相不

如富公可謂賢矣升平旣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公薨宜亦老猶居門下至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爲新學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末云天下一不孝子且將何用仁宗乃從其請■英宗已卽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爲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竊聞■敘述

陛下卽位■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爲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雖嘗汎議建儲■事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辭曰韓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疊受陛下官爵臣獨無一毫之效又辭曰韓琦等七人於陛下有功有德獨臣於陛下無功不過在先朝有議

論絲髮之勞又辭曰琦等勲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謝以快羣望以此見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歎魏公哉

熙寧初富公再入與曾魯公並相呂公公弱爲樞密使韓公絳趙公槩馮公京趙公抃皆爲叅知政事俱久次王荆公安石拜叅知政事乃薦呂公公著爲御史中丞有旨特許不避公弼公弼

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趙公槩致仕馮公趙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永興軍惟韓公絳與荆公在政府旣而絳宣撫陝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館相絳失職以本官知鄧州荆公遂拜昭文相司馬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議新法不合辭不拜出知永興軍呂公公著力言新法罷中丞出知永州韓公維亦以論不合罷開封府知河陽昔與荆公交遊揄揚之

人皆退斥不用荆公獨用事乃以富公爲沮青
苗法落使相散僕射判汝州荆公後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金陵乃薦呂惠卿爲叅知政事惠卿
旣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書有曰無使
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荆公與馮公皆辛酉人又
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荆公矣惠卿又起李
逢獄事連李士寧者蓬州人有道術荆公居喪
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荆公也又起鄭

俠獄事連荆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公求害
荆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辭自
金陵泝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
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
士寧止於編配烏乎荆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
再相不久復知金陵領宮祠至死不用初韓公
絳論劾役與荆公同後拜史館相亦爲惠卿所
不容出知定州

熙寧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嘗平倉趙濟言公沮革新法落武寧節度及平章以左僕射判汝州過南京張公安道爲守列迎謁騎從於庭張公不出或問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來見張公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張公接富公亦簡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某知貢舉院或薦安

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者旣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某惡其人傲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王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

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
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
今日曰誠如聖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
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
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
香再拜知其將終也異哉公既薨司馬溫公范
忠宣弔之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
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

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
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
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
致仕者給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
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
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
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
爲留守時節往來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

其母每勸潞公早退潞公愧謝既薨其子朝議名紹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兩女與其婿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朝廷擢德先爲河北西路提舉嘗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臣不敢爲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嘗平事有所

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爲同知樞密院事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初不屈如

召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詩詆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罷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誣呂申公有言藩鎮大臣將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申公謫詞昭著其事因以搖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親製墓碑恩意甚厚荆公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末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

荆公強辯類如此當魏公請冊英宗爲皇嗣時
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後宮生子所
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有所處之矣然荆
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或云蔡襄
亦有異議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
初英宗卽位有疾疾作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
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
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

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
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陽公已簽叅政趙槩難
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
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
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
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
謂少緩則中變矣烏乎魏公真宰相也歐陽公
言吾爲魏公作畫錦堂記云垂紳正笏不動聲

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旣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朴亦早死烏乎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張金部名方爲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爲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昇爲屬官皆相善張金部召去薦文令公爲代潞公爲子弟讀書於孔

目官張望家望嘗爲舉子頗知書後隸單籍其諸子皆爲儒學潞公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爲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彥博者寒薄其可託乎乃已後潞公出入將相張望尚無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清來獻壽有詩云庭下郎君爲宰相門前故吏

作將軍張望以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孫當以立門金石心爲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登科兄弟爲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門字行諸孫益顯有爲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張將軍沈深雄偉有異於衆人能識潞公於童子時宜其有後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

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
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爲成都日多宴會歲旱公尚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卽日雨歲大稔異哉文潞公幼時

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
 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
 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
 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九 終



